

“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压轴作开机 《红头巾》：回溯三水妇女出海奋斗史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图/主办方提供

粤剧电影的美学范式“再突破”

继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渔光曲》之后，“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的压轴之作《红头巾》4月13日在广东正式开机。该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三水妇女远渡重洋的真实历史——“红头巾”女工以柔弱肩膀撑起家乡亲人的生活，用双手参与新加坡城市建设，事迹已被载入当地教材。这群女性敢为人先的出海故事，正是广东精神和岭南品格的生动写照。影片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从《白蛇传·情》到《红头巾》，珠影制作团队与导演张险峰，以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级演员、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影片主演曾小敏再度集结。影片总制片人刘佳楠透露，电影《红头巾》从剧本打磨、唱腔设计，到项目筹备，至今已经历了1046天。团队在保留粤剧精髓的同时，也在电影视听表达上追求突破。刘佳楠举例影片三重特色：“一是美学的又一次升级突破，影片融合了现代主义、先锋派等美学风格；二是在剧情结构上，将采用双线叙事结构，跳出传统戏曲片的叙事模式；三是以《红头巾》

为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推动传统戏曲文化出海。”导演张险峰透露，影片会在创作上有诸多突破，融入包括极简主义、表现主义、解构主义等表现手法，更加入舞蹈元素，“根据影片内容去进行美学创新”。与其曾经执导的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不同，电影《红头巾》展现了另一种“虚实交织”：多种光影反复切换，实现历史与自然的自然转场；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舞在银幕碰撞融合，展现群像的集体命运；广东民谣与西方古典音乐相融合，加上粤剧残音等共同构成声音蒙太奇。



主创亮相开机仪式

戏曲电影正逐渐吸引国际关注

早在2021年，“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第一部《白蛇传·情》上映后迅速登顶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榜首，掀起戏曲电影的讨论热度。第二部《渔光曲》于2024年7月5日上映，荣获当年戏曲片内地票房冠军，在中国戏曲电影票房榜位列第二，再掀戏曲电影观影热潮。随着《白蛇传·情》《渔光曲》的出圈，戏曲电影之于年轻人，早已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双向奔赴”。银幕绽放的戏曲之美，唱念做打的独特韵味，在沉浸的观影场景中直击观众。这份逐渐升温的关注，折射的是当下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忱，也是文化自信在新生代群体中的生动体现。作为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的压轴之作，电影《红头巾》从项目公布之初便引发广泛关注。作为一

部讲述广东侨胞海外奋斗史的粤剧电影，《红头巾》承载的远不止于艺术表达。影片将把三水女性远渡重洋、参与新加坡城市建设的真实历史搬上银幕，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这段跨越国界的华人奋斗篇章。这不仅是岭南文化的深度开掘，也是中国故事又一次走向世界探索的探索。剧组透露，影片在创作之初便立足国际视野，在视觉美学、声音设计、叙事结构等方面融汇了东西方艺术理念，力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产生共鸣。目前已有不少网友表示“想看这段鲜为人知的南洋故事”“期待再一次感受戏曲电影的惊艳”。据悉，电影《红头巾》有望于明年与观众见面。



《红头巾》领衔主演曾小敏

粤剧名家曾小敏领衔主演

电影《红头巾》将采用“戏中戏”的双线叙事结构，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线交织，回溯百年前三水女性南下新加坡的海外奋斗史。在多次抉择面前，主人公卢带好临危受命，带领姐妹们以智慧与勇气直面绝境，凝聚起“红头巾”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已凭借多部戏曲电影积累丰富银幕经验的粤剧名家曾小敏，在《红头巾》中饰演女主角卢带好。开机当天，她已状态饱满：“从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渔光曲》到《红头巾》，我的角色从‘仙’到‘圣’再到‘人’，一步步从传奇走向人间。这一次，我们聚焦岭南热土生活的平凡百姓。”她透露，在人物塑造上，她会

“在表演与真实之间，既沉入情感，又保持审视，以多重视角让人物形象更生动”；在唱腔设计上，则会“融合传统曲牌与新曲创作，人物表演更注重内心层次，也更贴近真实生活”。演员阵容中，还有兼具舞台厚度与银幕张力的实力派演员谢君豪。开机仪式上，他透露认识曾小敏很多年，但这次是两人第一次合作，“很兴奋”。谢君豪还分享道，最初看完影片导演分镜和美术设计，就忍不住赞叹“好厉害”。他说：“电影《红头巾》最打动我的是，它既保留了我们岭南文化的传统，又很有创新精神。我很荣幸自己能参与其中，希望能尽我所能，为这部作品奉献一份力量。”

微小说

分手

□胡安焉

我跟着她走进餐馆，一个侍应生殷勤地上前和我们打招呼，她回他说两位。坐下来之后，好几次我都想打断她，冷静地对她说出那件我想要对她说的话。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必然的结局，今天由我提出来，也只是因为我的仁慈，不忍心让她来做这件残忍的事。当她和侍应生说完话回过头来时，当她用不锈钢羹搅拌咖啡时，当她把杯子凑到嘴边呷上一口时，我几乎冲口而出——可是，她都抢在我前头说话，说她看不惯的人，说世风日下，说她的多愁善感。此刻，她正喝着一盒酸奶，并且马上就要喝完了。这盒酸奶是她一小时前在便利店买的，她买了两盒，一盒她已经喝掉，而这盒她说是买给我的。不知道为什么，她最近觉得喝酸奶是一件很有益的事，而她买的这个牌子，据她说

是市面上最好的。她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要和她一样喜欢，这让我想到她给自己养的那条腊肠织的围巾。我告诉她我不想喝酸奶，我说感觉不到身体有这种需要。她马上生气地反驳我，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需要什么，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照顾，我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健康。她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冬天我的手都冻裂了，还不懂得去买一支润手霜；我经常在仅有的一双鞋子被雨水泡湿后，才气急败坏地去买另一双鞋子……为了阻止她继续说下去，我连忙答应等会儿让她喝掉。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她似乎把刚才的话忘了——我默默地看着她喝掉了她为我买的并强迫我喝的那盒酸奶。和别人在外面吃饭，我向来不喜欢

点菜，对于吃什么，我没有很强的意见，这是那种我觉得随便怎样都无所谓的事。在大多数时候，菜谱上的所有菜式，我勉强能指出几道我不喜欢的；但对于喜欢的，我实在说不出来。我觉得很多菜都很好，这时只要有别人提议，我几乎都会立刻同意。和她在一起吃饭，我也是这个样子。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变得反感我的这种习惯，逼着我拿主意。于是，情况开始变成这样，每次我们在餐馆就座后，我得在她的监督下翻阅菜谱。我要做出认真的样子，以免她觉得我在敷衍了事。由于我不太善于假装，所以我做出很认真翻阅菜谱的样子时，我是真的很认真在翻阅。痛苦啊，那么多的美味佳肴，每次能选择的是那么多，而必须舍弃的是那么多。最后，我告诉她我的选择，并且不诚恳地

邀请她再给些意见。好像我交给她的不是几个菜名，而是呕心沥血完成的作品。这个时候，她已经表现出一副按捺不住的样子，然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删改我的点菜单。这时候，她就不再征求我的意见了。有时她会对自己的删改解释两句，有时什么也不说，好像有真理不言自明的意思。当侍应生把菜端上来的时候，她对着我甜蜜地笑，夸奖那些其实根本不是我点的菜。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我简直崇拜这样的她。她让我原本乏味的人生充满意外，我无论如何也琢磨不透她——对我来说，她是一个谜，一首诗，是生命奥秘的具象体现。可是，我们终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俩的生活正走向两个方向。她甚至比我更早察觉到这点，但当我向她指出来时，她却生气地拧紧眉毛，骂我是懦夫，不

负责任，说我没有努力过就放弃。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转述出来。我疲惫地应付着这一切，就像筋疲力尽地走在一条没有终点的钢索上……这个时候，她突然想要和我干杯。她把杯子伸到我面前，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正在啃一块骨头，这时候抽不出手来。另外，我的杯子里也没有酒了。大概她也察觉到了我的尴尬，但她从不怀疑自己，只见她坚定地用手中的杯，碰了一下我手边的空杯，然后把自己的酒一饮而尽。那一刻，我们都清楚有些事情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但是我们只能用沉默去面对……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预见到后来的另一次见面：我和她分别坐在餐桌的两边，她客气地帮我倒上一杯茶，然后冷静地对我说出那句早先我曾无数次想对她说而又不忍说出口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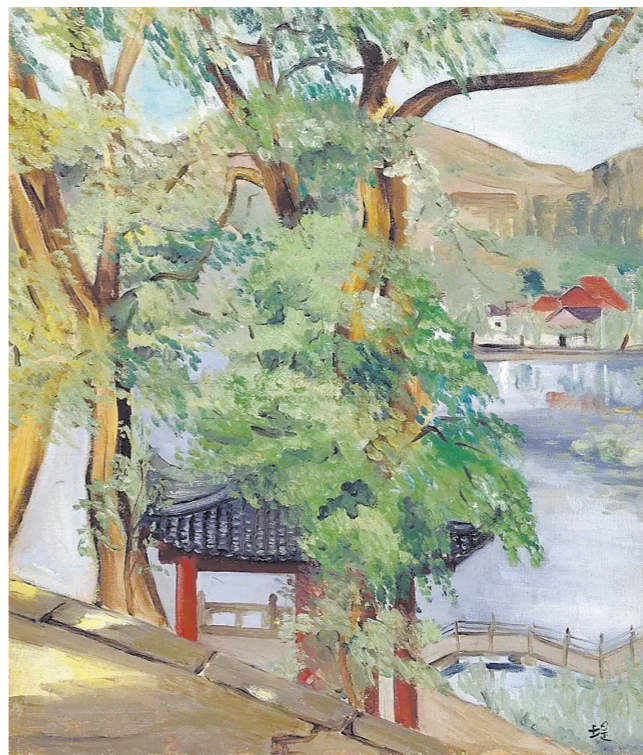
鲁迅的徐霞客情结

□洪梓

1898年春，十八岁的鲁迅离开绍兴，往江南水师学堂求学。入水师学堂是当兵，在科举时代是被人轻视的。但他下定了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入学前，他到杭州探望祖父，在上海《申报》派售处中书局画室购得线装的《徐霞客游记》八册。那时的中国，“颓运方至，变故渐多”。鲁迅目睹外国人横行霸道，从报刊上看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地图，愤懑难平。据他的三弟周建人回忆，鲁迅当时请人刻了两枚印章：“文章误我”和“戛剑生”——意思是，以前一味埋头读书，耽误了自己的青春，现在要“戛”的一声抽出剑来战斗。但这两枚印章均已散失，倒是同时刻的另一枚“戎马书生”印章保存至今。这枚阳文朱刻、铁线篆的“戎马书生”印，被他盖在《徐霞客游记》上，是目前所见的这枚印章唯一的一次使用。购买的《徐霞客游记》可能装订不整

齐或有错乱，因此，鲁迅到南京后将其改订重装，八册缩为四册。古人编次书籍常见办法：四册用“元亨利贞”，八册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十册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鲁迅重编《徐霞客游记》则用了“独鹤与飞”，此语出自晚唐司空图的《诗品·冲淡》：“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日载归。”意为“与独鹤一同遨游天外”。鲁迅在一张“风莲图”笺纸上写下题记，解释重装经过，落款是“庚子年冬杪”“稽山戛剑生挑灯志”——书生而有戎马之志，正如徐霞客以文人之身行探险之事。《徐霞客游记》陪伴鲁迅在南京城北的学堂里度过很多个苦读的日子。他从《徐霞客游记》中读到“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虽山精怪兽群狎狎，不能怖我”，可以想见，这些壮语让他生倾慕之心。

据鲁迅二弟周作人回忆，他们“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燥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徐霞客的壮游、苦旅身影，从此种在了鲁迅的心里。鲁迅与同学赴青龙山煤矿下矿洞，实地考察让他获得真实体验和第一手材料。1903年，他撰写《中国地质略论》，1906年与同学合著《中国矿产志》，详细记录全国矿产资源分布，被清政府农工商部通飭各省查阅，并由学部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徐霞客行走山川，以身相博；鲁迅由从军而习武，由学医而从文，两人路径不同，却都向着同一目标——“真”。盖有“戎马书生”印并有“戛剑生”题记的《徐霞客游记》，如今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向观众和读者讲述鲁迅与徐霞客跨越三百年的传奇相遇。



平湖秋色（布面油画）
□邱婷

朱自清故居漫记

□韩磊

平生第一次到扬州，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朱自清故居。时间是清明前三日，下午4时许。从皮市街转入万寿街，街道由七八米宽收窄到四五米。复前行不到百米，进入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巷安泰巷，看到水泥电线杆上有个小牌，标着“朱自清故居”的字样。烟花三月，正是扬州一年当中游人最多的时候。事先，我就料想到朱自清故居游人不会少，但真的来到故居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故居在窄巷里，有四五十人挤在门口，还有一支弯弯曲曲的参观队伍，足足排出了二十米外。于是，决定先去看附近不远的何园。

第二天，再次到访朱自清故居，时间是上午9点，故居刚刚开门，游客不到20个。朱自清故居面积不大，比起扬州高官富商的大宅院，却别有一番清雅素朴。故居始建于清代，是典型的扬州“三合院”民居建筑。迈进大门，首先看到的是青砖铺地、条石镶边的天井，右侧并列的两间房是朱自清当年的书房和卧室，也是他与夫人陈竹隐的新房。屋内陈列着书橱、烟斗、文房四宝等旧物。堂屋正中挂着康有为写的一副对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对联配着康熙年间画家王原祁的山水画，尽显书香气息。

在朱自清的作品中，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春》，喜欢《匆匆》；中年之后喜欢《背影》，喜欢《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读朱自清，就像在大热天喝下一杯凉水，在慌乱中找不到了一丝安定。他告诉我们：不必事事轰轰烈烈，不必人人都要成功，把普通日子过好，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朱自清早已远去，但他的文字，依然在治愈今天的我们。